



明季南畧卷之六

先帝諡號

六月初六日壬戌。諡大行皇帝曰思宗。烈皇帝。皇后曰孝節皇后。大事記云。六月二十三日。御定先帝后號。思宗。先是閣臣高宏圖奉旨撰擬。已經點用。及考據典則。備極微隆。不必再改。下部久矣。著卽頒詔行。至七月初七日。遣各官頒行。追尊諡號。詔于天下。而甲乙史云。六月二十一日。忻城伯趙之龍奏辯先帝。明季南畧卷之六。不當廟號曰思。思字非美。蓋之龍實不識一丁。李沾。喉使排高宏圖也。復改毅宗。左良玉云。思宗改諡。明示先帝不足思。爲馬士英第一罪。永曆諡爲威宗。

大清朝諡爲懷宗

追尊帝后

六月初六日。尊福恭王爲恭皇帝。正妃曰孝誠皇后。生母鄒氏曰仁壽皇太后。神廟貴妃鄭氏曰孝甯太皇太后。上元妃曰孝哲皇后。六月十九日己亥。追復懿文太子與宗孝康皇帝。追

錫山計六奇用寶編輯



崇建文爲惠宗讓皇帝景皇帝號代宗。

封常應俊

六月二十三日封福府千戶常應俊爲襄衛伯補青浦知縣陳燦爲中書舍人予王鐸弟鏞子無黨世襲錦衣指揮使蓋應俊本革工值宏光出亡應俊負之行雪中數十里脫于難與鏞燦無黨俱扈衛有功者也。

甲乙史云六月初四日庚申以常自俊爲左都督編年遺聞及大事記諸書俱載應俊則誌自明季南畧卷之六

俊或誤

二

太后至自河南

七月初六日辛卯寅刻閣臣高宏圖姜曰廣奉旨出郭迎聖母皇太后先是馬士英奏曰雒陽變後聖母寓河南郭家寨有常守義者知之甚確工臣程註亦向臣言之當急圖迎養但事須機密若與大兵往迎恐有阻滯鎮臣高傑言有參將王之綱者曾在河南招撫李際遇得其歡心又有兵部王眞卿奉命聯絡河南各山寨頗有頭緒宜密諭督臣史可法遣王之

綱王眞卿等與親近內員同往李際遇處密諭其具舟於河撥兵護送沿途而東。地方文武具儀衛迎于徐州。庶爲安便。從之。至是上命二輔出迎。八月十三日戊辰。太后至自河南。從儀鳳門入。辰刻上迎于午門。十四日諭戶兵工三部太后光臨。限三日內搜括萬金以備賞賜。十六日御用監諸進朝請給工科錢糧龍鳳牀座及牀頂架一應器物。并宮殿陳設金玉等項。約數十萬兩。工部尙書何應瑞侍郎高倬苦點金無術。懇祈崇儉。工科李清亦疏請節省。不聽。十七日高倬言臣在署辦事。光祿寺開器皿計一萬五千七百餘件。該費銀六千八百六十餘兩。厨役衣帽工料銀九百四十餘兩。今日寇勢方張。而賞賜銀動以千萬。計將何支。望皇上一熟籌也。十九日諭工部行宮湫隘。亟脩西宮之圓刻期告成。以居皇太后。二十日聖母南臨。加恩士英可法少傅少保。二十三日。獎鄒存義力勸聖母有勞。封大興伯。九月初九日。諭迎聖母有勞。劉孔昭等六員。膺子錦衣千戶。十月初一日。太后從人王鏞王無黨授世指揮。

太子一案

乙酉三月甲申朔。皇太子至自金華。從石城門入。送止興善寺。蓋東宮舊豎李繼周密奉御禮迎之至也。先是吳三桂擁太子離永平。檄中外臣民將奉入京。卽位。至榆河陰逸之民間。使人導入皇姑寺。太監高起潛奔西山。太子自詣之。遂同至天津。浮海而南。八月抵淮上。聞定王之沉。懼弗敢留。前至揚州。起潛訪的中朝之旨。欲加弑害。其姪鴻臚序班。義不可挾之渡江。因棲于蘇。復轉于杭。太子不堪羈旅。漸露貴倨

明季南畧

卷之六

四

之色。於元夕觀燈。浩嘆。遂爲路人所竊。指夢箕懼禍及已。乃赴京密奏。并密啟于士英。於是遣內豎李繼周持御札召之。繼周至杭。聞已詣金華。卽往覓之。乃跪曰。奴婢叩小爺頭。太子云。我認得汝。但遺忘姓氏。繼周以告。且云奉新皇爺旨迎接小爺進京。太子云。迎我進京。讓皇帝與我做否。繼周云。此事奴婢不知。遂呈御札。時金華諸臣聞之。俱朝見饋禮。越二日。開舟至杭。撫臣張秉貞來朝。與文武百官導之而過。繼周進京。先白士英。隨奏宏光。時太子止石城門外。上

復使北京張王兩內豎覘之。旦迎之入城。權居興善寺。二豎一見太子。卽抱足大慟。見天寒衣薄。各解衣以進。上聞之大怒。曰。眞假未辨。何得便爾。太子卽眞。讓位與否。尙須吾意。這厮敢如此。遂掠二豎俱死。繼周亦賜酖死。都人初聞青宮至。踴躍趨謁。文武官投職名帖者。絡繹不絕。最後督營太監盧九德至。正視一時難辨。太子呵之曰。盧九德。汝何不叩首。盧不覺叩頭曰。奴婢無禮。太子曰。汝隔幾時。肥胖至此。可見在南京受用。盧復叩頭曰。小爺保重。殺餼辭出。與衆

明季南畧

卷之六

五

曰。我未嘗伏侍東宮。如何云此。看來有些相像。卻認不眞。隨戒營兵曰。吾等好好守視。眞太子自應護衛。卽假者亦非小小神棍。須防逸去。尋傳旨諭文武官不許私謁。自此衆不得見。中夜移太子于大內。三月初三日丙戌。阮大鍼自江北馳密書于士英。士英密奏。請以太子及從行二人俱下中城兵馬獄。遂捕高成穆。虎夜更餘。肩輿送太子入中城獄。時已大醉。獄中有大圈椅。坐其上。卽睡去。黎明太子甫醒。見副兵馬侍側。問何人。以官對。太子曰。汝去我睡未足。良久

問兵馬曰。汝何以不去。兵馬曰。應在此伺候。又問此何地。曰。公所。又問紛紛者何。曰。行路人。問何故皆藍纓。兵馬未及答。太子曰。我知之矣。兵馬以錢一串。寘几上。曰。恐爺要用。太子命徹去。兵馬曰。恐要買物。太子領之。令撩之壁間。曰。你自去。乃出。頃之。校尉四人至。前叩頭曰。校尉伏侍爺的。太子指壁間錢曰。持去。買香燭來。餘錢可四人分之。香燭至。太子卽燃火。問南北向。再拜大呼。太祖高皇帝。皇考皇帝。復再叩首。號泣數聲。拭淚就坐。飲泣不已。滿獄爲之淒然。

明季南畧

卷之六

六

楊瑞甫無錫人。時爲校尉。監視太子于獄中。太子語之曰。昔賊破北京。予趨出。欲南走。時賊恐上南行。俱嚴兵堵截。無些子隙處。東北二面亦然。獨正西一路。爲賊巢窟。賊之來處。兵衆稍疎。予遂西走。終日不得食。晚宿野舍。開浴堂家。及明復走。自此七日不食。轉而南。遂止于高夢箕

家。

邑人
口述

初五日。戊子。兵科戴英奏王之明假冒太子請多官會審。先是楊維垣颺言于衆曰。駙馬王昺姪孫王之

明之貌甚類太子英。卽襲其言入奏。初六日巳丑。會審太子于大明門外。上先召中允劉正宗。李景濂。入武英殿。諭之曰。太子若眞。將何容朕。卿等舊講官。宜細認的正宗曰。恐太子未能來此。臣當以說窮之。使無遁辭。上悅。羣臣先後至。識所。太子東向。踞坐。人尙不敢以囚禮待之。一官寘禁城圖于前。問之曰。此北京宮殿也。指承華宮曰。此我所居。指坤甯宮曰。此我娘娘所居。一官前問曰。公主今何在。曰。不知。想必死矣。一官問公主同宮女。叩周國舅門。太子曰。同宮女。

明季南畧

卷之六

七

叩周國舅門者卽我也。劉正宗前曰。我是講官。汝識否。太子一視不答。問以講所。曰。文華殿。問做何書。曰。詩句。問寫幾行。曰。寫十行。問講讀先後。曰。忘之矣。正宗更多其詞以折之。太子笑而不應。曰。汝以爲僞。卽僞可耳。我原不想與皇伯奪做皇帝。諸臣無如何。仍以肩輿送入獄中。正宗遂奏眉目全不相似。所言講所做書悉悞。時諸內侍皆謂非妄。特刼于上。威莫敢相剖。主以柄臣。和以講幄。如出一口。中外悲之。兵科戴英奏王之明。假冒太子。質以先帝曾攜之中左門。

而不答。問以嘉定伯姓名不答。其偽無疑。然稚年何能辦此。必有大奸人挾爲奇貨。務在根究。宜勅法司嚴訊。

遺聞云。昔先帝攜太子在中左門。鞠吳昌時。故戴英問曰。先帝親鞠吳昌時于廷。東宮立何地。對曰。誰吳昌時。英乃詰之曰。汝是詐冒。以實告。當救汝。卽跪請救命。授以紙筆。供稱高陽人王之明。係駙馬王昺之姪孫。家破南奔。遇高夢箕家人穆虎。教以詐冒東宮。王鐸等面奏狀。宏光泣涕曰。朕未有子。東宮若眞。卽東宮矣。至初八日。集文武百官。舉監生員耆老于午門外。鞠之。夢箕穆虎具服如之。明言下之。明刑部獄。而京師士民謬以太子爲非僞也。此與他書所載大異。據此則太子的係假冒矣。自供旣明。卽當如大悲棄市。何須屢次再審。獄久不決也。此非信史可知。

初七日庚寅。有內官以密疏勸上曰。東宮足訥異于常刑。每訥則雙。莫之能誣。上令盧九德持至馬士英。

寓商之士英答疏云。臣病在寓。皇上以豎臣密疏示臣。臣細閱之。其言雖是。而疑處甚多。既爲東宮。幸脫虎口。不卽到官說明。卻走紹興。可疑一也。東宮厚質凝重。此人機變百出。可疑二也。公主現在周奎家。而云已死。可疑三也。左懋第在北。北亦有假太子事。懋第密書貽蔡奕琛。今奕琛抄騰進覽。是太子不死于賊。卽死於清矣。原曰。講官方拱乾在刑部獄。密諭來廷辨之。如其假冒。當付法司。與臣民共見而棄之。如眞東宮。則祈取入深宮。留養別院。不可分封于外。以

明季南畧

卷之六

九

啟奸人之心。刑部嚴訊穆虎。高成五毒備至。誓死不承。假冒穆虎云。我家主是忠臣。直言奏聞。一字非謬。我等何得畏死背義。法司氣奪。夢箕復上書自明。并逮治之。初八日辛卯。復會審。太子於午門。時拱乾在刑部獄。是晨張捷坐刑部尙書高倬家。以名帖召之。至。捷曰。先生恭喜。此番不惟釋罪。且可以不次超擢。全在先生一言耳。拱乾唯唯。旣謁門百官。集定各役。喝太子跪。太子仍前面西蹲踞。衆擁拱乾前。王鐸指示太子曰。此何人。太子一見卽云。方先生在拱乾懼。

卽退入人後。不敢復前。亦不敢言真偽。張孫振曰。汝是王之明。太子曰。我南來。從不曾自己說。是太子。你等不認罷了。何必改易姓名。又曰。李繼周持皇伯諭帖來召我。非我自來者。又曰。你等不嘗立皇考之朝乎。何一旦蒙面至此。衆官竊竊有赧者。莫之敢決。最後王鐸前曰。千假萬假。總是一假。是我一人承任。不必再審。叱送還獄。應天府官蔡某自朝審出。人問云。何蔡云卽非真太子。亦是久熟朝內事者。旁一官云。汝此言。明日卽當棄官矣。自後朝臣不復有敢明季南畧

卷之六

十

稱太子者。京中謠曰。若辨太子詐。射人先射馬。若要太子強。擒賊先擒王。一云。審時太子云。我南來。從不曾說自己東宮。你不認罷了。何必改易姓名。刑部尙書高倬給事戴英齊聲皆云。旣認王之明。何須再問。亦不必動刑。回奏便了。

穆虎真義士。馬王輩不如僕隸遠矣。

看太子語。原未嘗自認王之明。乃高戴齊聲做作上去。衆耳衆目所在。而有掩盜鼠狗之說。小人真可笑也。至王鐸身爲大臣。敢云承任。真鄙

夫妄人也哉

初九日壬辰。中允李景濂奏云。太子的係假冒。閣臣王鐸再加質問。使之供吐姓名。都察院粘示通衢。王之明假冒太子。十四日丁酉。諭刑部穆虎若非奸人。豈敢挾王之明冒認東宮。正月二月。所成何局。往闕往楚。欲幹何事。豈高夢箕一人所辦。主使附逆。實繁有徒。著法司窮究。蓋士英意在姜廣輩。故嚴旨究問。黃得功上言東宮未必假冒。各官逢迎。不知的係何人。辨明何人定爲奸僞。先帝之子。卽陛下之子。未有

明季南畧

卷之六

十一

不明不自付之刑獄。混然雷同。將人臣之義。謂何恐在廷諸臣。諂狗者多。抗顏者少。卽明白識認。亦誰敢出頭取禍乎。有旨王之明假冒係親口供吐。有何逢迎。不必懸揣過慮。十五日戊戌。復會審太子于朝。左都李沾先令校尉私戒太子必須直言某。及審時。沾呼王之明不應。喝問何不應。太子曰。何不呼明之王。沾喝上拶。太子號呼。皇天上帝。聲徹于內。士英傳催放拶。沾復好言問之。太子曰。汝令校尉囑我。校尉自能言之。何必我言。前日追者何處。追者自知。何必問

我高倬見其言急切令扶出將出朝舊東宮伴讀邱致中捧持太慟上聞卽令擒下發鎮撫司嚴訊有題詩于皇城曰百神護蹕賊中來會見前星閉後開海上扶蘇原未死獄中病已又奚猜安危定自關宗社忠義何曾到鼎台烈烈大行何處遇普天空向棘圍哀馮可宗卽訊高夢箕夢箕列自北來來歷甚詳假冒欺隱死至不承爰書故久未定御史陳以瑞奏愚民觀聽易惑故道路籍籍皆以諸臣有意傾先帝之血亂有旨將王之明好生護養勿驟加刑以招民謗

明季南畧

卷之六

三

俟正告天下愚夫愚婦皆已明白然後申法

李沾喝授與禽獸何異夢箕至死不認烈丈夫也陳以瑞一疏可云婉而直

三月二十三日丙午劉良佐疏言王之明童氏兩案未協輿論懇求曲全兩朝彝倫母貽天下後世口實有旨童氏妖婦冒認結髮據供係某陵王宮人尙未悉真僞王之明係駙馬王昺之姪孫避難南來與夢箕家人穆虎沿途狎昵冒認東宮妄圖不軌正在嚴究朕與先帝素無嫌怨不得已從羣臣之請勉承重

寄豈有利天下之心。毒害其血。亂舉朝文武。誰非先帝舊臣。誰不如卿。肯昧心至此。法司官卽將兩案刊布。以息羣疑。二十八日辛亥。左良玉具疏請保全東宮。以安臣民之心。謂東宮之來。吳三桂實有符驗。史可法明知之。而不敢言。此豈大臣之道。滿朝諸臣。但知逢君。不惜大體。前者李賊逆亂。尙錫王封。不忍遽加刑害。何至一家反視爲仇。明知窮究。並無別情。必欲轉輾誅求。遂使皇上忘屋烏之德。臣下絕委裘之義。普天同怨。皇上獨與二三奸臣。保守天下。無是理也。親親而仁民。願皇上省之。有旨。東宮果眞。當不失王封。但王之明。被穆虛使冒。太子正在根究。奸黨其吳三桂。史可法等語。尤係訛傳。法司將審明略節。宣諭該藩。四月初一日癸丑。工部侍郎何楷奏鎮臣疏。東宮甚明。有旨。此疏豈可流傳。必非鎮臣之意。令提塘官立行追毀。敢有鼓煽者。兵部立擒正法。初二日甲寅。湖廣巡撫何騰蛟疏言。太子到南。何人奏聞。何人物色。旣召至京。馬士英何以獨知其僞。旣是王舅之姪孫。何人舉發。內官公侯多北來之人。何無一人

確認而泛云自供夢箕前後二疏。何以不發抄傳。明旨愈宣。則臣下愈惑。此事關天下萬世是非。不可不慎。有旨王之明自供甚明。百官士民萬目昭然。不日卽將口詞章疏刊行。何騰蛟不必滋擾。十三日乙丑。御史張兆熊奏僞太子一案。謗議遍處。沸騰上命。卽將口詞章疏連夜速刻。卽付詔使。逐郡宣布。十六日戊辰。袁繼咸奏良玉舉兵東下。請赦太子以遏止之。有旨王之明的係假冒。如果先帝遺體。朕豈無慈愛。人臣何卽稱兵犯闕。繼咸身爲大臣。兼擁兵衆。如何

明季南畧

卷之六

七

說不能堵止。又編年云。江督袁繼咸疏言。太子居移氣養。非必外間兒童所能假襲。王昺原係富族。且高陽未間屠害。豈無父兄羣從。何事隻身流轉到南。旣走紹興。於朝廷有何關係。遣人蹤迹。召來詐冒。從何而起。望陛下勿信偏詞。使一人免向隅之悲。則宇宙亨。蕩平之福矣。有旨王之明不刑自認。高夢箕穆虎合口輸情。諸臣無端過疑。何視朕太薄。視廷臣太淺。繼咸身爲大臣。不得過聽訛言。別生臆揣。十七日己巳。史可法恭請召見。面言東宮處分。以息羣蹻。有旨

西警方急。卿專心料理。待奏凱後。見可法嘆曰。奏凱二字。談何容易。誠如上所言。則面君不知何日矣。不要史公回京。其事便有可疑。

北太子一案

先帝共三子。太子年十六。定永二王皆十三歲。闖入京時。大索。惟永王不知所在。自成東出。人見太子馬銜尾隨後。不見定王。或曰。已先日隨闖出京。過通州。馬上失一履。有人捨而進。王伸足與著。因問軍乎。民乎。人以民對。王曰。軍則食我家飯者。民方受征稅之。明季南畧

卷之六

五

苦。有何好事到汝。其人泣。王亦泣謝之。自成戰敗。西還。不見太子。隨後人傳太子歸吳三桂軍中矣。十月。有男子自詣周中書家求見。公主相抱持大哭。滯雷不去。周僕逐之。遂爲街道所奏。明日殿中勘之。言宮中事頗合。以訊內官。莫敢認者。

一說投嘉定伯周奎家

有一楊

姓內監在旁。太子曰。此楊某。曾侍我。楊卽詐曰。奴婢姓張。先服侍者。非我也。又呼舊侍衛錦衣卒十人。訊之。咸曰。是永王。有晉王者。山西從闖來。因畱京師。獨言其僞。於是言真者皆下獄。刑曹郎錢鳳覽詳訊。遂

以真皇子報命。晉王抵覽覽勃然語侵晉王。復廷訊之內閣謝陞執以爲僞。太子曰。某事先生憶之否。陞默然一揖退。鳳覽面叱陞不臣。正陽門商民數人具疏救皇子。詈謝陞禽獸無道。具疏人亦下獄。乙酉正月。初十日攝政王謂廷臣曰。太子真僞無傷。但晉王明朝宗室。謝陞明朝大臣。鳳覽呵晉王。百姓罵謝陞。皆亂民也。命繫獄者盡殺。謝陞早朝。見鳳覽與拱手。頸忽漸垂。時時自語曰。錢先生饒我。腫潰卽死。四月初六日。鳳陽民張三聚衆誓救皇子。以楊生員爲謀。明季南畧卷之六

六

主生員孫三應之。俱擒殺。初十日太子遂死。

錢鳳覽字子端。號蘭臺。會稽人。相國麟武公之孫。以祖蔭入中書。烈皇帝授刑部主事。宏光時以東宮事。北京廷臣俱斥爲假鳳覽。獨疏爭之。其略曰。太子危地。死生之權。一在朝廷。據其供詞。保者驗者確有憑証。在部五日。悲權言動。絕無裝飾。今責其身大音宏。爲非真耶。人切而渺小。至十六而頓長。且大比比也。責以不能書寫。爲非真耶。東宮素無能書之名。若責以不能盡悉宮中事耶。播遷流竄。魂魄未安。人于富

貴時多不經意。試問各官朝賀跪拜。惟聽鴻臚傳呼而已。能于倉猝中悉其禮數否。太子在宮中。未寒而衣。未飢而食。隨侍者衆。安能盡呼姓名。試問各官書吏皂役等幾何人。能一一悉其姓名面貌否。當時二王在劉宗敏家。人心止有二王。不知有太子。今詰問時。不能明對者。貴處東宮。何堪挫辱。自不可以民犯同觀也。總之大臣不認。則小臣瞻顧。內員不認。則外員亦箝口。然天地祖宗。不可欺滅。敢以死爭之。疏上下獄。法吏諷之曰。苟易汝言。則生。鳳覽毅然曰。我身明季南畧。卷之六。七。僕寺卿。諡忠毅。

三皇子一案

大清順治八年冬月。有人首三皇子在民間擒捉至馬提督府審問。皇子自書供云。雲菴係崇禎第三子名慈煥。年二十歲。兄慈煊。卽東宮。同爲周后所生。弟名慈燦。田妃生。煥居景仁宮。乳母鄒蔣。八歲就外傳。講讀官傅張。賊犯都時。先帝託子于張近侍。及指揮黃貴。送周皇親家。不納。潛藏民間。爲賊搜出。隨營到山。

海關。闖敗。擣至潼關。隨營至荊襄。過左良玉戰賊敗。散。卽隨左營改姓黃。稱爲黃貴叔。左兵爲黃得功所敗。黃蜚擄左兵船。殺貴。張近侍以實告。蜚秘其事。明年五月。得功亡。蜚攜走太湖。遇江西樂安王。蜚托之王。攜往孝豐。遇瑞昌王。樂安往閩。以予托瑞昌。轉藏。九月。詣於潛鄉官余文淵家。假稱宋座師公子。有湖廣人陳砥流時相親密。砥流改名李玉臺。算命浪迹。得太平府鄉友夏名卿重義。卽與名卿同。至於潛來。接予在陳監生家。監生與文淵說知而別。予改姓孫。

明季南畧

卷之六

六

名卿以女字之。四年十二月。余文淵與知縣不和。前事遂露。行文太平。查不獲。五年五月朔。予削髮爲僧。號雲菴。或稱一鑑。或稱起雲。砥流亦無定名。隨口應人。浪迹江北各菴。砥流訪知寧國府秀才沈辰伯好義。六年七月。同予往訪。過于船中。一老秀才呂飛六善詩文。辰伯卽託飛六畱家讀書。八年閏二月。辭別沈呂二人。與砥流復到夏家。三月完姻。因夏貧苦。自租鄉村空屋一間。居住度日。維艱。四月。與砥流議往蕪湖。借銀二十兩。買細茶。同徽商汪禮仙住蘇州賣。

禮仙與常州楊秀甫吳中虎邱相識茶賣畢同到常州秀甫言鄒介之是好人到其家住幾日介之又言路邁是好人卽往謁路邁臨行時送吳中詩扇一具銀五錢在路邁家住幾日將回夏家不意吳中私作假徇賈利不遂因出首於撫院撫院差官先往甯國沈呂二家跟尋至蕪湖卽獲砥流子挺身出隨撫院差官起行于途遇江甯趙同知當塗某知縣帶到太平隨到江甯也。

太子雜志

明季南畧

卷之六

五

甲申六月十八日劉澤清奏有典史顧元齡係浙江錢塘人五月初二日出北京傳言皇太子卒于亂軍其定王永王俱于賊走之日遇害于王府二條巷吳總兵宅內。

七月十七日大事記載王燮塘報

八月二十九日召北來太監高起潛陸見起潛實奉太子浮海至南朝論諱之。

九月丙戌朔朱國弼趙之龍上太子及定永二王諡時太子南來欲斷之也。

二十五日庚戌。初袁妃公主受上刃不死。帶傷出宮。依老中書周元振家。永王久潛民間。至是自出求見。妃主抱持大慟。元振懼奏聞。

大清朝使內院謝陞驗視。執言其僞。下之獄。

十月二十七日辛巳。鴻臚寺少卿高夢箕北來復任謝恩。

十一月乙酉朔。太子潛居興教寺。高起潛私聞于馬士英。遣人殺之。及至而太子已先一日渡江南遁矣。

十二月二十四日戊寅。管紹甯言。東宮確然遇害。命明季南畧卷之六

三

于明年二月爲東宮制服。至乙酉二月十一日甲子。紹甯請謚。皇太子曰獻愍。永王曰悼定。王曰哀時定。王已沈于海。皇太子方遣紹興。上密令內使召之。管紹甯先定謚以絕之也。

東村老人曰。國變後皇子凡三見。北京則自詣周中書家。南京則內使召來。太平則有人出首者。人皆以爲僞。愚謂不然。在北京一以爲永王。一以爲太子。若是太子。則南京信僞矣。馬士英已言之。然據士英疏云。旣爲東宮。幸脫虎口。不

卽到官。卻走紹興。卽其言覈之。旣非東宮。彼自走紹興。于朝廷何關利害。而遣人追之。來不可解也。初到時。安置僧寺。百官遞帖。旋諭禁止。多兵雜沓於街。似護似防。遂取入宮。越日付之獄。何多周旋也。多官會審。不決。王鐸一人定假。李沾始喝用刑。確然僞矣。又不加之縲綬。仍以肩輿付獄。一對板前導。不可解也。我不能隨人雷同。且存當日之實案耳。

又曰。三皇子定王也有可疑者。旣依良玉。當左明季南畧卷之六
主
兵東下。必喜得王。何故隱名。迨黃蜚一帆到海。尋依李監奉義陽王。何故舍皇子而戴宗室。事固有不可度者。存疑可耳。

童妃一案

乙酉三月十三日丙申。有童氏自稱舊妃。自越其傑所解至。上命付錦衣衛監候。初上爲郡王。娶妃黃氏。早逝。旣爲世子。又娶李氏。洛陽遭變。又亡。嗣王之歲。初封童氏爲妃。曾生一子。不育。已而遭亂播遷。各不相顧。又棄藩南奔。太妃與妃各依人自活。太妃至南。

陳潛夫奏妃故在上弗召至是自詣其傑听其傑不敢隱解至南上弗善也繫之獄妃在獄細書入宮日月相離情事甚悉求馮可宗上達上棄去弗視至四月初六日諭襄衛伯常應俊朕藩邸事宜卿所詳童氏生育皇嗣絕無影響馮可宗辭審童氏著太監屈尙忠會同嚴審初七日己未以童氏獄詞所連于史可法營中逮庶吉士吳爾壘及中軍孫秀

遺聞云童氏本周府宮人逃亂至尉氏縣遇上于旅邸相依生一子已六歲已而賊破京師播遷流離遂

明季南畧

卷之六

三

相失云劉良佐言童氏非假冒馬士英亦言苟非至情所關誰敢與陛下稱敵體宜迎歸內密諭河南巡撫迎致皇子以慰臣民之望以消奸宄之心上命屈尙忠嚴刑酷拷童氏號呼詛罵尋死獄中

野史云馬士英語阮大鍼曰童氏係舊妃上不肯認如何大鍼曰吾輩只觀上意上旣不認應置之死張捷曰太重大鍼曰真則真假則假惻隱之心豈今日作用乎士英曰真假未辨從容再處

童氏係河南人知書與馮可宗云吾在尉氏縣遇上

卽至店中叩首上手扶起。攜置懷中。旦云我伴無人。李妃不知所在。汝貌好。在此事我從之。居四十日。聞流寇寢近。上挈我南走。至許州。遇太妃。悲喜交集。州官聞之。給公館及廩餼。居八月。養一子。彌月卽死。時已有內相隨侍矣。及李賊破京。地方難容。上又走。中途遇土賊折散。童氏述至此。呼天大哭。又云。時同太妃流散甚苦。後聞上爲帝大喜。誰知他負心。止接太妃進宮。不來接我。至此又不肯認。天乎。這短命人。少不得死我眼前。汝爲錦衣官。求汝代言。將字與他視。

明季南畧

卷之六

三

如何答我。可宗見所陳本末甚詳。入奏。上見童氏書面赤擲地曰。吾不認得。妖婦速速嚴訊。可宗不敢再奏。次日呼毛牢子傳諭童氏云。童氏大哭。且呪且詈。飲食不進。遂染重疾。可宗密奏。竟不批發。時奸人詹自植闖入武英門坐御幄。妄語。又有瘋癲白應元闖入御殿。肆罵俱奉旨杖死。牢子等懼。遂不飲食。童氏餓死獄中。

遺聞載生子六歲。土英疏迎致皇子。而編年甲乙史童妃口詞則云。生而不育。彌月卽死。似爲

近之嗚呼宏光薄行甚矣

甲乙史四月初一日詹有恒混入宮門穢言辱罵著打一百。則是有恒非自植也。二字或相似而誤。

附錄童妃續記崇禎十四年張獻忠破福藩王遇害世子隻身逃出潛內城脚之廁室有府皂劉正學者負一危病之母意擬跳城世子免之劉視世子雖青年體實肥重躍出安能逃命世子曰爾母老顏賊見之必不害爾能救我出城

明季南畧

卷之六

五

後自還爾富貴吾乃福王嫡子也。劉爲籌之子。隣近染坊中見有舊黃絹傘併衣服等室皆無人。取爲世子包襯頭面與上身外以傘裹之。又用繩繫縛擇城斜垣處滾下。劉再安置其母。復躍出解之。幸不傷寸膚。乃與問道趨野外。約行五十餘里。世子困不能前。劉解所衣紗裙一襲。易舊被椅兩人舁之。又前往二十里。借宿荒村。流賊之氛遠矣。劉誠勿露王府字。但云是教書先生。劉歸覓母。果無恙。移母居于鄉。再來訪世

子衆皆謂東渡東河始安。相與步行二百里渡河。至曹州界之新店。見有酒標。居其店之空室。店無男主。孀嫗當爐。有一弱子與長女童氏。家頗裕。劉免之。使世子安其身。因教其子讀小書。劉復歸。過冬。再訪世子。已遷入內室。則盡其隣之蒙童而就學矣。劉見其隔內外之木板。有隙二三寸。若內外相視。然已疑及其家之長女。然世子之身已得所。劉遂歸。再閱月。李闖又破懷慶府。時親王之暫棲此城者。爲周璠崇三王。逃

明季南畧

卷之六

五

出流離復各彙集。從水道由曹州南下。時爲崇禎十七年二月。又逢京變。挽泊世子所寓近處。世子又會其女之夫家有構覺情。乃趨入舟邊。詎履歷于三王。又有福藩舊內侍田成應。進二人在內。識故主。遂同舟下淮安。時三王俱有官眷。惟福世子葛巾布袍而已。四月初一日。入儀真。北都三月十九之信已確。留京諸公會議。擁立。史可法高宏圖程註張慎言姜曰廣李沾郭維經何應瑞等皆屬意于潞王。馬士英時在鳳

陽不欲徇留京諸公意內賄勳臣劉孔昭外賄
鎮臣劉澤清先陰使人導福世子借漕撫路振
飛船在儀真載之過江卽挾諸大僚見之舟次
士英首薦房師阮大鍼謂亟用此人方可議中
興之事時有應天府生員何光顯亦于舟次上
揭有正國體以正人心議隱制大鍼一黨不應
起用也馬阮甚恨之福世子五月十六日正位
大赦改明年爲宏光太后亦自衛輝來當年同
世子逃出而失散者一皮匠護藏之至是封伯

明季南畧

卷之六

三

何光顯知宏光在曹州有童姓文事密奏前迎
卽遣儀真所來船彩畫龍鳳差內官田成等迎
接來京七月二十日到水西門二十一日擬進
大內合城小民結綵供香皆謂聖后進朝而馬
士英秉政一憑大鍼主裁以爲后之來也自何
光顯后入而光顯內助之力巨矣亟尼之以敗
乃事鸞輿已進朝門忽傳太后懿旨。在藩原配
已經死難並未再婚。今突聞有童氏擅自入京
必係假僞奸棍引誘著三法勘問時阮大鍼職

總憲事。舉朝承風旨。竟加嚴刑訊問。各刑曹官今日上撈。明日上夾。童氏有隨來族兄。亦潛逃。全命菘村野店之孤女。權貴以冒認二字加之。大內又不一旨。何從分辨。九月初一日。河南劉正學踉蹌而來。先知護太后者已封伯。謂已之功不在皮匠下。乃一入城。便知訊質童女事。倡言其事之真。謂朝官不宜如此。誣國已大觸時忌。馬阮聞之深嫉其人。疏入。畱中見朝不許。後竟直闖朝堂。攘臂乞陳宏光。但云候旨。童女亦置于獄。明年五月城破。童女不知隨何人而去。劉正學亦逃出城。阮大鍼爲亂兵索金銀活釘入棺埋之地下。馬士英逃至浙江紹興府。亦爲亂兵所殺。

按此紀與各書所載不合。不知何所援引。姑存之。

大悲僧假稱楚王

甲申十二月。南京水西門外小民王二。至西城兵馬司報一和尙。自言當今之親王。速往報。使彼前迎。兵

馬司申文巡城御史入奏。宏光批著中軍都督蔡忠去擊。忠率營兵四十家丁二人馳往。見和尚坐草廳。忠入問曰。汝何人。敢稱親王。恐得罪。和尚曰。汝何人。敢問我。左右曰。都督蔡爺。和尚曰。既是官兒。亦宜行禮。我亦不較。且問汝來何故。得毋擊我否。忠曰。奉聖旨。請汝進去。和尚卽行。忠授馬乘之。入城。有旨。委戎政趙之龍。錦衣掌堂馬可宗。在都督府會蔡忠。勘問。是十二月十七事。和尚供稱。我是定王。爲國變出家。法名大悲。今踏王賢明。應爲天子。欲宏光讓位。又牽明季南畧。卷之六

壬

出錢申二大臣。言語支吾。趙之龍和顏。授以紙筆。命彼自供。奏聞。宏光命刑部拷訊。係是齊庶宗詐冒定王。復批九卿科道。俱在城隍廟會審。端是詐僞。合詞上奏。卽斬首西市。

此野史也。他書載乙酉正月事。

詔選淑女

八月初二日丁巳。科臣陳子龍奏。有中使四出搜採。凡有女之家。黃紙貼額。持之而去。閭井騷然。明旨未經有司。中使私自搜求。殊非法紀。又前見收選內員。

慮市井無籍自宮希進。昨聞果有父子同奄者。先朝若瑾若賢皆壯而自宮者也。又御史朱國昌言有北城士民呈稱。歷選宮殯。必巡司州縣定地開報。今未見官示。忽有棍徒。哨兇擅入人家。不拘長幼。槩云拾去。但云大者選侍官。幃小者教習戲曲。街坊緘口不敢一言。二十二日。羣奄肆擾。收女陳子龍言之。命禁訛傳。棍徒不許借端詐騙。二十六日。傳皇太后遴選中宮。九月初九日。選淑女黃氏郭氏戴氏送內。命再選。十八日。韓贊周請大婚禮物。著光祿寺辦。二十一日。論工部大婚應用珠冠等。如數解進。二十四日。工科李維樞言。日來道途鼎沸。不擇配而選門。皆云王田兩中貴。強取民女。以備宮衛。有方士營楊寡婦少女自刎。母亦投井。亦大不成舉動矣。十月初八日。韓贊周奏淑女文齊集。十二日。贊周請選淑女于杭州。十四日。論管紹甯京城淑女著博訪細選。又論內官田成李國輔分路速選淑女。十七日。論贊周挨門嚴訪淑女富室官家隱匿者。隣人連坐。十一月十二日。限中宮禮冠三萬金。常冠一萬金。下戶部措辦。二月十

五日韓贊周再進淑女六名二十三日命禮部廣選淑女一日土英云選妃內臣田成有本來報杭州選淑女程氏上見一人大不樂已而批旨云選婚大典地方官漫不經心且以醜惡充數殊爲有罪責成撫按道官于嘉興府加意遴選務要端淑如仍前玩忽一併治罪阮大鍼曰定額三名不可少浙江巡撫張秉貞內官田城得旨出示嘉興合城大懼晝夜嫁娶貧富良賤妍醜老少俱錯合城若狂行路擠塞蘇州聞之亦然錯配不可勝紀民間編爲笑歌所選程氏明季南畧卷之六

三

寄養母家每日廩給三兩仰仁和錢塘兩縣各爲護衛皂快五名在程門伺候田成復至嘉興從者百人坐察院恣甚凡選二十餘日選中兩名一王氏一李氏俱小姓女共程氏淑女三人乃還南京四月初九日錢謙益奏選到淑女著于十五日進元輝殿京選七十人中選阮姓一人田成浙選五十人中選王姓一人周書辦自獻女二人俱進皇城內至五月初十日辛卯晨傳旨三淑女在經廠者放還母家時以

大清兵至是夕將出狩也

野史載士英語遣選妃內臣往浙俱云田壯國
而編年甲乙諸書則載田成

三案要典逆案重翻

先是甲申十二月二十二日丙子張捷抄出楊維垣
所題言韓爌之再相也舉國皆推之獨臣不肯附和
已已東變有一非爌所召者乎只造一本不公之逆
案阮大鍼及臣皆不附楊左而入乞皇上重復審定
有劉廷元徐紹言霍維華呂純如徐大化賈繼春徐
揚先岳駿聲雪之而恤之周昌晉徐復陽虞廷陞郭
明季南畧卷之六

三

如閣李寓庸陳以瑞曹谷雪之而用之王永光唐世
濟章光岳許鼎臣楊兆升袁宏勳徐卿伯水佳亂發
憤此案者亦宜恤之乙酉正月二十日甲辰編脩吳
孔嘉言三朝要典須備列當日奏議以存其實刪去
崔呈秀附和命下所司二十一日乙巳總督袁繼咸
言要典不必重翻有旨皇祖妣皇考無妄之誣豈可
不雪事關青史非存宿憾羣臣當體朕意二十三日
丁未楊維垣又請重頌三朝要典言張差瘋顛強坐
爲刺客者王之案也李可灼紅丸謂之行鳩者孫慎

行也。李選侍移宮造以垂簾之謗者楊澹也。劉鴻訓
文震孟只快驅除異己不顧誣謗君父此要典一事
重頒天下必不容緩也。二月初四日楊維垣請卹三
案被罪諸臣初五日昭雪瑞案編脩吳孔嘉十七日
予逆案徐景濂卹典二十二日御史袁洪勳追論梃
擊紅丸移宮三案及焚要典諸臣罪因摘吳牲鄭三
俊并言管紹甯不亟搜要典袁繼威公然忤逆宜急
行究治詔勿問十五日予逆案徐大化卹典二十八
日辛巳劉孔昭言逆案盡翻似濫左良玉言要典治
明季兩畧

卷之六

三

亂所關勿聽邪言致典大獄有旨此朕家事不必疑
揣三月初一日逆案楊所脩予爲父雪罪允之初三
日陞楊維垣都察院副都御史陞阮大鍼兵部尙書賜
蟒服十九日設壇太平門外百官素服望祭先帝獨
阮大鍼後至哭呼先帝而來曰致先帝殉社稷者東
林諸臣也不殺盡東林不足以謝先帝今陳名夏徐
汧等俱北走矣士英急止之曰徐九一現有人在
大鍼曰與楊維垣謀必欲盡殺東林復社之人大獄將
興尋以上游告警始緩四月初五日史部尙書張捷

奏請表章附鄭戚諸臣允之。於是劉廷元呂純如玉
德完黃克纘王永光楊所脩章光岳徐大化范濟世
各予諡廕祭葬徐揚先劉廷宣許鼎臣岳駿聲徐卿
伯姜麟各贈官子祭葬。王紹徽徐兆魁喬應甲陸澄
原各復原官。而唐世濟水佳胤楊兆升吳孔嘉郭如
闇周昌晉袁洪勳徐揚陳以瑞等先後起用。初七日
御史袁宏勳請宥追三朝要典諸臣得罪孝甯太后
先莊妃者。監生陸濬源又借題三案疏詆光祿少卿
許譽卿譽卿疏言。當日諸臣以翊戴光廟爲正。今日
明季南畧卷之六
諸臣以翊戴陛下爲正。俱從倫序起見。耳光宗母子
無間。先帝身殉社稷。何嫌何疑。而小人無端播弄。假
手濬源。先帝久任體仁。養寇釀禍。使得生榮死寵。竊
諡文忠。陛下追削萬口。稱快濬源。滿口頌其平章之
功。何若輩之敢于黨奸欺上也。

史載譽卿疏在甲申八月十七日。而遺聞則列
于乙酉年。

重提三案欲傷宮幃骨肉之倫。構清流危亡之
禍。此乾坤何等時。而謀殺正人。若非告警禍正。

有不可測者。

先是楊維垣言要典爲黨人所燬。夫小人自爲黨而反自君子爲黨。此從來一網打盡之計。當時被其禍者三十餘年。而國亦與之終始矣。

災異

十月十一日乙丑淮督田仰奏鳳陽地震十五日己巳鳳陽祖陵一日三震有聲如吼。太監谷國珍以聞二十九日癸未長庚星見東方較昔大異。光芒閃爍有四角或五角中有刀劍旗幟馬影似闕開象且倏

明季南畧

卷之六

言

大倏小忽長忽縮十一月初五日己丑太監谷國珍奏鳳陽災十一日乙未端門西旁舍火。自秋至冬烈日如夏在在赤地。遺聞云廟門告災。鳳陽祖陵疊火。乙酉元旦爲乙酉日。天文家云太歲值事不利。是日有蝕之中書舍人林翹疏稱正月初六日雷聲自北至西。占在趙晉之野。有兵日在庚寅主口角妖言。翹江浦人善星術。馬士英在戊日卜其大用。至是土英神其術。因薦授中書。尋職一品武衛。麟玉趨事。未幾獲妖僧大悲僧。係齊庶宗。詐冒定王。下法司會審。

棄市。初八日壬辰。立春流星入紫薇宮。初九日大雷電兩雹。張縉彥奏十一日乙未午刻。河南開封府滎澤縣。村郭忽現大城堞門畢具二時方隱。天官家云。廣莫之氣成城郭。今河南茫無人烟故也。二月二十日癸酉。欽天監正楊邦慶奏。近來日月色甚赤。上云。是何分野。何無占候。其訪術者舉用。三月初二日乙酉。楊維垣。陞左副都御史。時語曰。馬劉張楊國勢速。

明季南畧

卷之六

七

七月十三日乙酉。太白經天。是日子往四河口。

候內父遇秦先生適姚生至。云甫見日旁一星甚朗。夫金星晝見。變之大者。而諸書不載。何歟。秦之神無錫華藏人。性至孝。曾于元旦夜夢。西城門懸一牌。大書云。天下已屬之清時。江南猶無事。與衆言之未信。然秦素誠篤。館于舅氏子。聞而異焉。是春南京有驢。忽作人言。云造什麼橋。脩什麼路。五月干戈亂。人人路上跑。旣而不語。又是春江南督學朱國昌。駐江陰。歲試有奔牛王生。赴試寓中夜觀天象。次日歸。不與試衆。

怪問之。王生日。昨晚旄頭星已現。

天清人不日至矣。衆未之信。未幾而南京陷。江陰琉璃鄉亦多異鳥。有一鳥身如鶉鳩。口中吐舌長八寸許。又一鳥花色可觀。頭有兩角。頗似鹿角。行于地上。見人輒飛。張森之見而問予。予憶古書有鶡鳥。大如鸚鵡。頭似雉。有時吐物長數寸。有鶡鳥有毛角。此非常鳥。天下將亂。鳥能得氣之先。此之謂矣。鶡音逆。鶡音屠。

明季南畧 卷之六
初崇禎十三年。一五臺僧詣蘇州。元墓山訪道。友語人云。天馬星下界。新天子已降生矣。不久

當有易代事。時共妄之。不五載。

天清果入。

乙酉元旦微雨。夜風。初二日下午雨。初三日雪。初四日雨。初六日終日雪。初九夜大雪。然吾鄉元旦陰雨。而南京則日蝕。初六日終日雪。而南京有雷聲。初九日大雪。而他處大雷震。雹陰陽災異所在不同如此。

吳造下獄

四月二十一日癸酉給事中吳适疏叅方國安牟文綬疏言文綬本無寸功驟列大帥乃復縱兵譁掠致摧陷建德東流大屬非法國安受國厚恩乃銅陵西關及南陵城外聚兵攻擊赤子何辜遭茲塗炭益之以深熱其與叛逆何異陛下宜加禁戢蔡奕琛等稟旨切責之云左良玉稱兵犯順連破九江安慶文綬實久在南康國安現在剿逆吳适譌言亂政巧爲逆臣出脫是何肺腸明日奕琛具疏特糾吳适下獄蓋先是左光先按浙會鞠奕琛一案适時爲衢州司理

明季南畧卷之六

三

官與紹興司理陳子龍共成是獄及奕琛入相乃與阮大鍼同心排擠光先以至褫逮并及于适實借題以快其夙憾而國事封疆俱置不問御史張孫振又有疏糾叅适爲東林嫡派復社渠魁宜速正兩觀之誅

東林正人之藪復社名士之林以此論罪榮于

華衮矣

遷都召對

四月二十六日戊寅上視朝畢問羣臣遷都計時禮

鄧錢謙益力言不可乃退自左兵檄至。

大清兵信急洶洶上日怨土英強之稱帝因謀所以自全土英請召黔兵入衛辦走貴陽工科吳希哲等力陳乃止是日召黔兵一千二百人入城駐雞鳴山踐踏僧房殆遍每夜撥二百名守私宅二十八日庚辰上下寂無一言良久上云外人皆言朕欲出去王鐸云此語從何得求上指一小奄正色語鐸曰外間話不可傳的鐸因請講期上曰且過端午馬士英發黔兵六百赴揚文馳軍是時

明季南畧

卷之六

三

大清兵渡江甚急王鐸身爲大臣而無一言死守京城以待緩兵至計乃第請講期豈欲賦詩退敵耶抑欲戎服講老子耶這都是不知死活人國家用若輩爲輔臣不亡何待然鐸意已辦歸

大清一著爲善後策故發如此淡話耳宏光云且過端午此語頗洽使鐸多少沒趨君雖庸憤亦密知

大清兵將至矣

馬士英答驛報

四月二十七日己卯龍潭驛探馬至報 清兵編木

爲後乘風而下。又一報云江中一砲。京口城去四椽。最後楊文驄令箭至云江中有四筏疑。清兵因架砲于城下。火從後發。震倒頽城大半。連發三砲。江後俱粉碎矣。士英將前報二人細打。而重賞楊使。自是警報寂然。

馬士英奔浙

五月十六日黎明。錢謙益肩輿過馬士英家。門庭紛然。良久。士英出。小帽快鞋。上馬衣向錢一拱手云。詫異詫異。我有老母。不得隨君殉國矣。卽上馬去。後隨明季南畧卷之六

堯

婦女多人。皆上馬粧束。家丁百餘人出城。至孝陵。詭裝其母爲太后。召守陵黔兵自衛。黔兵亦半逃。平旦百姓見宮門不守。宮女亂奔。始知君相俱逃去。驚惶無措。遂亂擁入內宮。搶掠御用物件。遺落滿街。一時文武逃遁。隱竄各不相顧。洗去門上封示。男女泉湧出城。有出而復返。少頃。忻城伯趙之龍出示安民。有此土已致。

大清國大帥之語。閉各城門。以待大兵。黔兵在城者。百姓盡搜殺之。以先受其害也。

附記士英衛卒三百人從通濟門出。門者不放。欲兵之。乃出私衛元寶三廳。立刻搶盡。有一置屏瑪瑙及諸寶所成。其價無算。乃西洋貢入者。百姓擊碎之。各取一小塊。卽值百餘金。多藏厚亡信哉。

黔兵自江上隨尹帥還雞鳴山者。先至一百九十人。隨士英出。後至六十人。無歸。劫行城中。司城方勇巡警。竟夜。乃不敢肆。有潛藏者。有逃出城者。民盡殺之。無一人存。城內柵門盤詰。獲馬

明季南畧

卷之六

罕

士英中軍八人。送戎政趙之龍斬之。

馬士英寓在西華門。其子馬錫寓北門橋。都督公署在雞鵝巷。百姓焚燬一空。次掠及阮大鍼。楊維垣。陳盟家。惟大鍼家最富。歌姬甚盛。一時星散。

趙監生立太子

五月十一日午刻。有趙監生率百姓千餘人。擒王鐸。到中城獄。羣毆之。使認太子。鐸呼曰。非干我事。皆馬士英所使。衆皆鐸鬚髮俱盡。太子亟止之。命禁中城。

獄百姓擁太子上馬。入西華門。至武英殿。又擁至西宮。尙未櫛沐。時倉卒無備。取戲箱中翊善冠。戴首於武英殿登座。羣呼萬歲。兩日天氣陰霾。愴然日色罕見。是日天晴日朗。衆心開悅。各部寺署官見者。俱行回拜禮。大僚亦問有至者。太子粘示皇城略云。先皇帝丕承大鼎。惟茲臣庶。同其甘苦。胡天不祐。慘罹奇禍。凡有血氣。裂毗痛耻。泣予小子。分宜殉國。以君父大仇。不共戴天。皇祖基業。汗血非易。忍垢匿避。圖雪國耻。幸文武先生。迎立福藩。予惟先帝之哀。奔投南都。實欲哭陳大義。不意巨奸障蔽。至櫻桎梏。予雖幽獄。無日不痛絕也。今福王聞兵遠遁。先爲民望。其如高皇帝之陵寢何。泣予小子。父老人民。圍抱出獄。擁入皇宮。予身負重寃。豈稱尊南面之日乎。謹此布告。在京勳舊。文武先生。士庶人等。念此痛懷。勿惜會議。共抒皇猷。勿以前日有不識予之嫌。惜爾經綸之教也。左都李沾。扇輿微服。詣趙之龍家求庇。之龍以令箭護送出城。吏部尙書張捷。微行至雞鳴寺。以佛幡帶自縊。左副都御史楊維垣。自蹙二妾。朱氏孔氏死。

買三棺旁置二妾中題楊某之柩並埋中堂身享一
僕夜遁至林陵爲怨家所擊殺數日僕復跡之屍爲
犬食牛十三日太子令釋王鐸仍爲大學士又召方
拱乾高夢箕於獄並爲禮部侍郎東閣大學士二人
出獄卽逃趙之龍召勇衛營兵入城城中乘間出者
甚衆柵禁稍寬店肆頗有開張者文武諸僚集中府
會議齒及太子皆有難色曰前日幾番云云恐有蹈
呂張之禍者不然宏光帝復來將奈何趙之龍曰此
中復立新主歟使北歸其何辭以善後衆皆然之
明季南畧卷之六

望

然而散各衙門出示安民城守並不及立新主之事
太子勅封中城獄神爲王差官捧勅二人行至獄中
開讀勅文稱崇禎十八年兵馬司素服迎之監生徐
瑜蕭某謁趙之龍勸其早奉太子卽位之龍立叱斬
之差官自北軍中回之龍卽入西宮勸太子避位馮
可宗陳監王心一皆棄官逃高倬張有譽初傳死後
亦逃李沾旣去李喬自爲總憲

王鐸不認太子罪可斬矣而太子止其毆釋其
獄仍以爲相其度必有太過人者惜乎全軀保

妻子之臣之衆也。使鐸清夜自思。其知愧否。

宋蕙湘題壁

宋蕙湘金陵人。宏光宮女。年十四歲。爲兵掠去。題詩
汲縣壁云。風動江空。羯鼓催降。旂飄。鳳城間。將軍
戰死。君王繫薄命。紅顏馬上來。廣陌黃塵暗。鬢雅北
風吹。面落鈔華。可憐夜月。篋篋引。幾度穹廬伴暮笳。



風吹面落鈔華。可憐夜月。篋篋引。幾度穹廬伴暮笳。

宋蕙湘金陵人。宏光宮女。年十四歲。爲兵掠去。題詩

